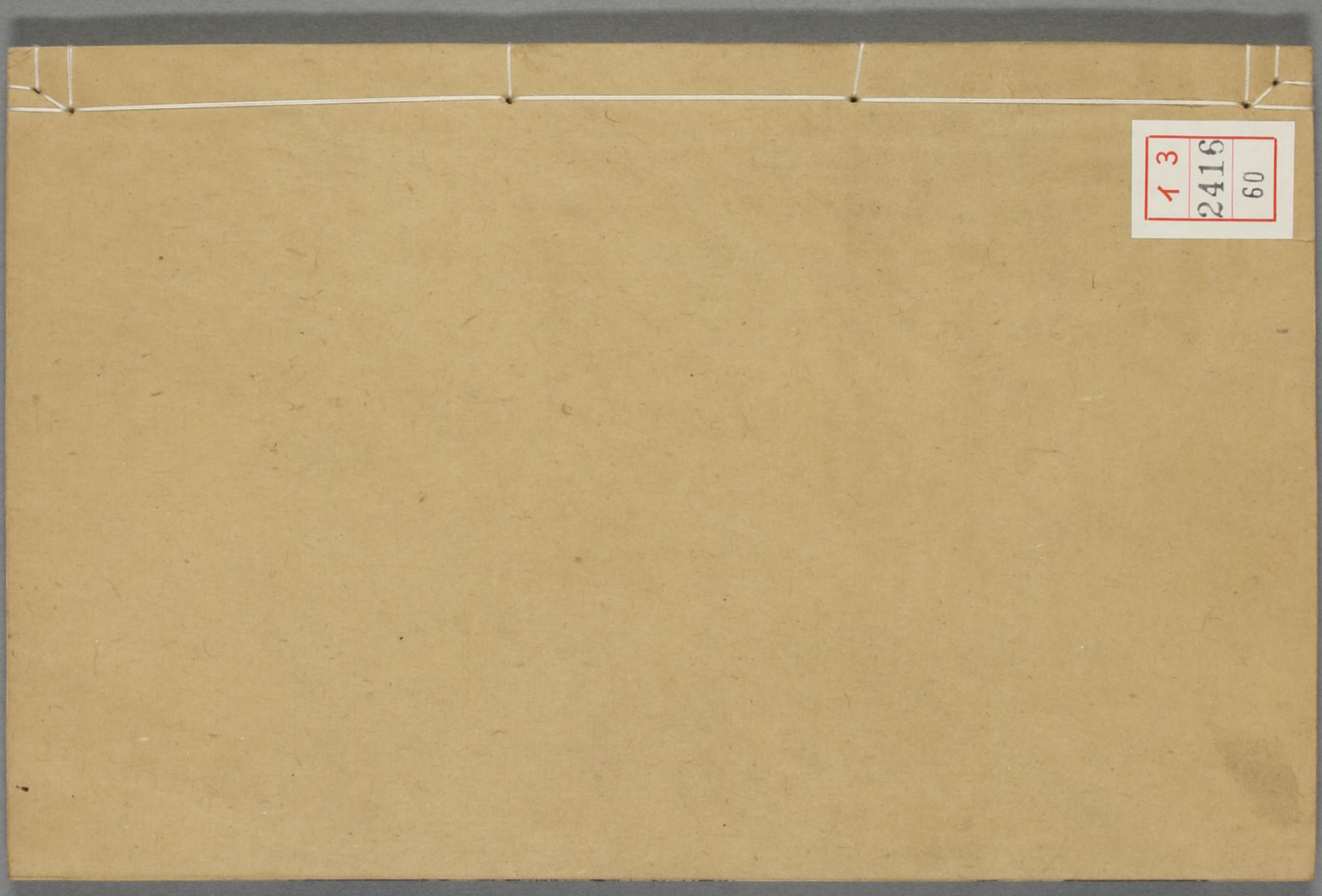
13
2416
60

政術部四論政 立政 善政 寬政 吏久從政

論政一

原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 又曰

13 2416 60

〈2004-620〉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爲勞乎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 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增 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原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綵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

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 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福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原 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 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原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 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 商君書曰

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調琴調急調緩各得其和而音可聽也治國者設網張而綱紀可理也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皇名也始畫決獄夜理書御史冠蓋相接于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永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

也

逮至衰世松柏篽簍而夏槁江河山川絶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于南郊也）飛蜚滿野（蜚蟬蠊屬）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增 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願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内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增 又曰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

文武並用長人之術也 原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産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

重罰之疑者從輕 增 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鄴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爲政者網舉而綱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

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

論政二

信　審禮　履事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不履其事則亂也禮　貴簡　讒慝黜遠去煩宥善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子曰治在知賢　去煩　賤叔梁云　應璩詩曰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遺愛　絶私　子產古之遺愛　尹翁歸

抱公絶私　徵令　軌物　掌夫徵百官之令注徵名所爲　貴清淨　飾儒雅　漢曹參爲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　張敞緣飾以儒雅　酌人言　求民瘼　酌斟也　人言以爲政　修法禁末產　糾職求民之瘼療病也　禁末產不禁則民無農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釐百工　如農功　管子曰末產如農功而已一曰擇人二曰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允釐百工釐治也　觀淑慝　除苛虐　觀政淑慝謂旌別其德教以行其政令者以法令爲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覽猛相濟　法令滋彰　覽猛相濟政是以和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　使民以時　官人以序　論語虞預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　周禮曰孰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云皆以廉爲本　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不躬不親

弗剛弗柔　不躬不親庶人弗信弗剛弗柔厥德允修　庶績咸熙　彝倫攸敘　熙和也並尚書　如璽印塗　猶金在鎔　呂氏春秋曰民之從上如璽印塗董子曰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家語呂氏春秋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　書谷子鬼　刑肅而俗斁　法出而姦生　禮記董子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並論語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政清吏肅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九功　三德　尚書養民

厚生唯和九功唯敘九之以九歌俾勿壞　又箕子曰水火金木土穀唯修正德利用厚生九敘唯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又箕子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九敘　八政　上洋九功注一曰食二曰貨二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孔叢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治政施敘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平易　恭敬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論語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子曰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使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孔叢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治政施敘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

虛心　強骨　老子

魚喻　馬敗　文子曰水濁則亂魚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賈誼疏曰人之置器置諸處則安置諸處則安處則危天下之所置之

製錦　置器　往而學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

論政

太平御覽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少府長史紀瑞上論時政曰昔鄭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術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囊魚　肥羊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史記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羊肥息上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如金石譬琴瑟賈誼曰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木有根泥在鈞國語曰國主之有民也猶林之有根根深則本固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

士無邪鬼不神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淫事老子曰

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御點馬治亂繩彙苑詳注曰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曰御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獨繳目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曰必辦治矣

貴知變疑不類彙苑詳注曰鄭邨以

下詳第三條

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婦士病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賊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又曰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之論執政然明謂子產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毀之孔叢子曰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損上益下懸賞設法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張官置

支以理萬民懸賞設法以別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善三載考績六計弊

史合璧事類曰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點庶績周人有六計弊羣吏之治而皆以廉爲本無非所以爲吏治之政也

論政三

原 政如氷霜姦軌消亡 舜云 辨上下定民志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容民畜衆 危以動則民不與易

增 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神道設教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

原 惟辟奉天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書

增 克艱厥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事罔不興與惰同事罔不亡 學古入官 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與治同道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勿貳勿疑 原 政必本天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

禮記與政通

增 聲音與政通 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聲音道矣

原 案名察實選才去能 周禮 民從上所行 為政以德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 論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並孝經）　人道敏政　如蒲蘆（爲政也者蒲蘆也言如桑蟲變化）　人道爲大（子曰人道政爲大）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而割（阮子）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垂通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　禮樂治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興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韜）　爲國富民　帝王富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餌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理治（家語）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不盜（老子）　閉閉淳淳（人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國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　堯舜不易民而治治禁紂不易民而治亂（荀子）　勿鹵莽（莊子曰勿鹵莽）　治有四術（尸子）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宜　官修其方　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　黃公石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原
不調必解而更張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　董子　芒刃斤斧　賈誼疏曰仁義恩厚　措
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韓詩　王者藏　原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　說苑　治國無若五音　史記　治有
亂繩　漢書　治煩事如治亂髮　傅　治亂民猶治
曰表漢字曜卿爲梁相每敕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爲政　措　在吾所以爲政　魏志
裘持領舉網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應璩　振　原　政

有細目法有大綱　廣論　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徇
功民不私力　王粲務本論　綜核人才官方任能　晉書　各勤
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　並桓溫　民非賢
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　杜預　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
光四海　抱朴子　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　潘尼　政寬則
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　物理論　政道有三　魏書　因事施
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　劉子　可以觀政　教之以
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論政四

表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阼復蒙試用遂受上

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組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寔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獎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

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咨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寖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究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

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制太平也　王符潛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

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究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

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臣說明蘇伯衡空同子瞽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窮奢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 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 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覩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 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僞 周禮

角斗甬 正權槩 月令 市廛不稅 關譏不征 用地

大小 視年豐耗 並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 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 已上並周禮

遣 惟其人 施有政 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督生徒 給廚餼 韓愈潮州請置鄉

日久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請攝海陽縣尉考績尚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餼 明罰勅法 眞麗陳教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重光眞麗陳教則肅 尚書曰永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九敘 庶獄庶慎 尚書曰周公曰嗚呼孺子王矣又曰嗚呼孺子王矣 不易其俗 以率其怠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禮記曰齊其政不易其俗因其俗以率其怠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韓愈集曰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立政二

原 璿璣七政 書 遣 咸熙 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

洪範八政 遣 舊人共政 又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原 明王立政 小國

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
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　乃施典於
邦國 周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 注曰一治典二教典
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 注曰一官屬二官職
成六官法七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 注曰一祭祀二法則三
禮俗七刑賞八田役　以八柄馭羣臣 注曰一予二奪三生四賜
八曰誅　以八統馭萬民 注曰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
吏八　以九職任萬民 注曰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
禮賓　以九式均節財用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
臣妾九　以九弊斂財 注曰一官成二官契三官計四官
閒民　以九兩繫民 注曰一牧二長三師四儒
七匊秣八匪　以九
頒好用

以六敘正羣吏 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
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
以六聯合邦治 注曰一政役二
邦治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
責五祿位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　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 注曰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
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
索鬼神十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二除盜賊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
七化材八斂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 注曰六德二
以鄉三物教萬民 注曰六行三曰六藝　以嘉石平罷民
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地成之
朝門左民天民之窮　以肺石達窮民 注曰肺石赤石也窮
民無告者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 周禮 徒職司
利周禮合　爲封丘之度 周禮冢人職　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嘉陟門關之委積以養孤
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以稍聚待賓客以匈聚待羈
旅周禮委人掌斂野賦以待羈旅過客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並禮刑仁講讓禮運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爲出制
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並王制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月令安民立政周書行其政
教論語制送死之節家語增父其父子其子又曰孔子謂宓子賤
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原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呂氏春秋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淮南子 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厲之以義敦之以仁並杜預七規增爲客主禮
輔嶷集曰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衮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池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宋史宗澤傳曰調衢州建炎序宋史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炎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峙糧儲治戎器元史阿傳云天曆元年命鎮江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以備不虞

立政三

疏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

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奬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名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揀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雖恥可復邦國奠安

措銘 宋陳無已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柘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十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興發戍兵外爲長楗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爲大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制詰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其詞曰皇治惟臧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

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
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
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遍略遠揚守臣
拜手奏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
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
永永無疆

碑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
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
寺爲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

郡侯延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麕
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
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祲
爲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扃牛馬產畜牧而不羈

晉議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
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
緜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
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弊日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
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

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

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

爲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書　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禮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

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鄧析書曰

原　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

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興徒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

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烏雀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增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

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原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輿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增經濟類編曰倪寬

爲左内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吏民大信愛之

原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晉 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藉弔祭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録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史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爲矮奴城不平以良爲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書曰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　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　又曰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

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
汙敎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
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爲饒州路總管
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
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每月考課
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德和　寬撫　以德和人　書撫人以寬

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轠爲伐某所木爲棺以葬之也
韓延壽爲郡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後吏無追捕之苦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　文景時爲循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

朱博　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屯吏者行部還詣治訴冤及言盜賊詞訟各使屬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壽推至誠吏人不敢欺黃霸郡中姦豪特吏短長從橫郡中皆亡去　杜預號武庫　朱邑葬桐鄉晉

庫言無不有　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後子孫奉嘗必葬我桐鄉也　文公制移居　翁歸有記籍　魏鄭渾字文公爲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使兼穫與單輕相伍以發姦勤稼於是人安　尹翁歸爲東海郡中賢不肖皆有記籍　薛宣設方略　陶侃無棄物　薛宣字貢君爲左馮翊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晉陶侃爲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舉掌之後正會積雪

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
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 黃霸務在

安全 龔遂未嘗答辱 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龔遂庶

平不苛以愛利百姓
爲行未嘗答辱人
度天下大蝗禁內捕
獲濟 又曰李暠爲
斂輿屍近郊以飼鳥
獸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坑側有餓
暠到官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斂骸 瞻子上詳和中

忠亮以俸錢贖而還
其親者約三百人

燒亂 賦塿 冊府元龜曰宋璟爲廣州都督廣州

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亂改造店肆
自是無復延燒之患 唐書曰牛僧孺爲鄂岳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
前以覆之吏緣爲姦僧孺至計茅苫版築之費歲十餘
萬即賦之以塿以當之價凡五年墉皆聲菁 當沾築

育德 設教 上詳第一條

易曰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教 杜母 賈父 李商隱詩曰疫民呼杜母鄰國仰羊公 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性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開廢河 修故堰 冊府元龜曰唐薛大鼎奏開之引魚鹽于海百姓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徙行今驄駒美哉薛公德滂被景苑詳注曰眞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鄴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 高其棚 削其石 經濟類編曰孫叔敖爲楚相楚俗好廂車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爲車王以爲不便欲下令使高之柦不可卒請教閭里使高其棚乘所從來久矣南都護初交趾以北距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注視之乃有橫石在水因奏請開鑿名工者削其石民至今賴焉

賞盜麥 勸輸錢 冊府元龜曰趙苑詳注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

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

玉露曰孫萃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萃老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輸錢圖爲之一空

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二壟五雞

免供矮奴

禁賣女口 上詳第一條 冊府元龜

曰孔戣爲廣州刺史至郡禁絕賣女口

引水開田

置橋立廬 冊府元龜 曰裴行方檢校幽州都督引盧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又曰李西華貞元中爲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鄉山峭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旅西華請設工十餘萬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爲立碑

冊府元龜 曰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屬蝗儉死于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之碑頌又曰劉表微廣順初爲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微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得免寒苦

知有生聚 彙苑詳注曰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所賣儲峙爲作紡績束縵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續問奇類林曰虞允文涖浙以浙民歲苦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稍長即殺惻然久之訪知江渚有荻塲向爲世家及浮屠所私令有司籍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九州之民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訏謨定命

章志貞教 上詳第一條 記曰章志貞教

給粟一斗

上詳種葱韭注 下詳捕蝗注

活饑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

問奇類林邵伯温曰富鄭公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曰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又值大水發賑十餘萬人唯遺棄小兒無由救一日詢左

右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識認耳乃爲閱法例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

遣亡人 王敬薨設糜糗待軍士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旱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居此坐斃適彼何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又曰王敬薨唐末爲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麗師古敗軍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薨自淮燎薪相屬于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與風翔 澤從雲游文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藝文

善政三

厚下安宅人君觀剝之象而厚其下以安其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易 亮采惠疇謂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貪受敷施言人君於有德者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書 衆人

祓飾漢焦曰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 所居人龔遂鄭弘名信臣所居人富所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唯恐人知史直不疑爲官唯恐人知其爲好立名稱爲長者 家給人足黌苑詳注曰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撤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義合里冊府元龜曰秦滋貞元末爲華州刺史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 無閉糴又云崔惊爲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鄰郡災荒不相恤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 禁賣親鬻子又曰唐党仁弘爲戎州都督夷獠之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寬明勤謹又曰崔縱爲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人請立碑 造舟百艘問奇類林云趙清獻公在虔州嘗二

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增詩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潛勞春朝平皐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鶩齊蒔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驩魚稻饒

增序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丞趙君搜訪耆耋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閼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僞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爲怪由是水利爲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爲敘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杭

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
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謠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賦　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
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
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
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露
生死澤及榮枯遣奠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

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
遷彼古埏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
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墮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敎　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敎曰冀州表朱穆之
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
越王鉤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
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表　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
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
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

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臞於周原包匏匆匆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遥授袞服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晉】頌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涖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産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深識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兩頃除道爲九達或穗或秸或薪或櫰或饔或餼或糧或糗因吏禄之奇贏雜官用之餘

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與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顧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麕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勤鼛鼓弗勝以浹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濟災革弊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原】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

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
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
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
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畧身折節用人若由已
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
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
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無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
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
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
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
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
春秋必書史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
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摛德選辭興事纂刻俾萬代
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
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
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
飛上德導達元徽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
俞諮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
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
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吝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素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

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泳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勍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

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
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
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
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
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
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
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幹轕奉
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

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
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
陰桑中可詠春鳸始囀必具籠筐秋蜂載吟競鳴機杼
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
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雒
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
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
櫺躬親聹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
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貫琮郭賀
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

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
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縣天慘沴地虔劉赫矣高祖
爰清國難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
亭蠡浦奮翅高飛電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
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
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峗峗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
爰驅大諻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
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
兩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
陽顧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

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
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
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
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
棄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
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
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
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
地崩霣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照
爝烽浴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

胡牀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尅凶
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
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
石自禹圭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謠風移笙管商周之
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
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
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蟉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普
在衡皐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懾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胤國
屈啓簜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汚三改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
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
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為樂揚袂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繹慧義等來朝絳闕

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叔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
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
新嵩高惟岳睨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
歌式舞仁哉至仁公白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廙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
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堇表其深源
何籌慙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秦姓之

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飲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
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
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
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
騷騷若長松裹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檠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危情
靡矜忝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
守五雞三鳧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鉤距無設濟北移樹
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

不留滯四民商賈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
冑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
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
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
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
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
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
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
褒上庸公陸騰勤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

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
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
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束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
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劒
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
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歷稔逋
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荊門千里蜀置
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
波洽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

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名拜軍中
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樹某等乃建碑
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
彩荊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棘道西通夜郎
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
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竄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刊石鐫銘刻勳遠隅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

文　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雙字
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荊榛下闢爲鹵
逋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荊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窶
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爲陂塘變磽确爲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墓誌　唐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
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齒體未殯者命藏葬之男女過
時者爲嫡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爲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州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傳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鄂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田下爲水者六歲矣於是科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爲宣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

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負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晉書　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剳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剳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

搨述　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爲之有土木隳築棺櫬巍然者有棺櫬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

采錄焉

寬政一

增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　彙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爲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曰唐房元齡爲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

曰宋璟爲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

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張延賞次子）少有令聞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者半酈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寬政二

閉閣　吐菌韓延壽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閣不出遣吏作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　丙吉爲相馭吏嘗醉掾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　服民得衆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濟猛制寬　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論語曰寬則得衆　師蕭曹學　黃老　蕭曹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師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之言清淨治人責大指不苛細臥治　不按吏　不殺盜　丙吉爲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曹褒字叔通爲圉陽令他縣盜入境吏捕得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後遂爲常　增放遣子女　歸還

奴婢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爲賤隸乎一皆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又曰李復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先時西京叛亂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爲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縣令減威

諸將設誓晁苑詳注曰尚寬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恃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寔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減威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安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殺嘉運與賊相連謀爲不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誰殺嘉運餘無所及放

不鞭寘越唯殺嘉運經濟

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爲鄴令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北史曰韓麒麟以汝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斬斷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唐書曰陸象先爲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白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

必斬當以卿應必責當捨之

黃霸獨用寬和萬福皆有惠愛

經濟類編曰昭帝立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大將軍霍光秉政遵而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合璧事類曰張萬福淮九州皆有惠愛

俘九十捨擒四千

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爲鄴令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北史曰韓麒麟又曰郭子儀天寶末爲

增 不急斷孔子集語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刑不上大夫何休解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也 破觚斲雕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以安 中繩則止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 不多殺前漢書酷吏傳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丈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原議曹醉呼襲遂字少卿爲渤海徵入議曹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讓遂從之上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曰議曹王生教臣耳 掾吏爲友潁川太守嚴詡以孝行爲官謂掾吏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王莽徵詡詡曰吾哀潁川人士以我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以示辱也 遣長休鍾離意字子阿爲瑕丘令吏檀建者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藥死 不鞫贓罪後漢秦安字仲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鍾人於聖世尹不忍爲聞者皆感激自厲 終日清譚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理 不如小決新序曰聞忠信爲國忠信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永念畫冠文選王融策文云傷秋茶之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 寬以容物物必歸焉郭子注莊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 無取嚴刑隋書酷吏傳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煩策政之善者無取乎嚴刑

詩宋方岳簡徐宰詩曰雨外茅茨黃葉村老農相語寬政四

一燈昏山深未識新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增碑唐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皇帝二十四年鑾駕還長安之月有坐殊死在縲繫者時迫季冬將賓嚴法公爲之請曰攸徂之慶方喜來蘇好生之德宜加在宥上可其奏減許從流　杜黃裳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曰公諱少連字夷仲授登封主簿邑有暴虎公以爲天道可以誠感猛鷙可以仁服乃堙塞陷穽移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爲害公尹京兆以爲設鉤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爲不足以爲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

餘慕

增策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誡於緩死今陛下躬臨黜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荊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詿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增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爲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爲京兆五年張敞有爲刺史五年何武有爲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奬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奬爲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郯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

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瑫之知泰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仕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爲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爲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温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史安其任民習其化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因以爲氏漢爲吏長子孫因以爲氏庾氏倉氏是也　增秩賜金漢宣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爲理百姓安富也　不欲易代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因緣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爲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盜財物也　增祿寬算後漢左雄奏鄉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時官豎用權不省　增進其位班經濟類編曰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守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數易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諸葛恢治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　久於其事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　爲刺史二十餘年冊府元龜

曰陳孝揚爲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爲河南尹四十年又云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澤洛之民思如父母班白耆老到今思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禁令一

增 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閼於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廣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爲趙郡大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爲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爲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

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乳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慎出 防踰 慎乃出令出惟行不惟反 大爲之防民猶踰之注言嚴令尚不能禁

后施 民悅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 禮 滋彰 實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吾令實過不再 無遷事不再令 莊子無遷令 禁非

發命 易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發命之不哀 斷牛祭 毀房祀第五

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牛不薦者病先爲牛鳴然後死倫斷禁 欒巴字叔元爲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怪人破貲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翦治姦巫遂絕百姓安之 雷在山 風偃草 詩殷其雷山南曰陽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雷在南山之陽又曰陽雷以諭號令也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 命以防微 禁以齊衆 禮記鄭注人之欲惡也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 周禮司市以質劑

赦過鄭注云赦爲人將易犯也 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左傳云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邪 庶其茠牟夷邦黑脰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外內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則雖令而不從

禁戒家嬉　禁游食　晉書干沈爲婺州刺史下令曰

革俗之要惟在敦實學將吏子弟優閒在家必致游戲傷毀風俗可不教之爲刺史者禁游食并抑工商

立碓井　置斛　隋書汴州刺史後魏高祐爲兗州刺史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禁婦人寄舂取水一碓府多奸許乃爲銅斗鐵置之於肆百姓便之

戒淫風　助禮聘　後漢書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令男自二十五至五十女自十五至四十各以年齒相配　又九眞民貧無以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助之同時娶

復社祭　斥淫祠　孔帖云陳子昂言巫鬼淫祠焚惑人者務在嚴厲唐書高宗永徽中張文琮爲建州刺史下車毀其淫祠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助之同時娶以爲農此州獨廢近千餘人所致乎其復舉之

農時差品　今曰春秋二社本以勸農時親度頃畝差爲三品吏不容奸又歲不登不祭先農所以蠲月頒樣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闢稻田數千頃每農時

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擯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都鄙五曰憲用諸國中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懈慢奇衰謌鄙非常案兵書有謌鄙之人謂謌詐桀出觱角非常也左傳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爲之律度與之法制　禁野橫行　禁山爲苑　周禮雍氏掌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鄭元注云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　武威殺　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爲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妄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子羌胡自刺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日者悉殺之奐嚴賞罰重殺子之令風俗遂改羌胡約病死每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治療愈者非一小大感悅

不令而行　罔有不臧　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尚書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荀悅人之有失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　太公曰民有三機知之者昌不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無奪穀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王機也

先甲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出令也　先庚　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義同上

異以申命　易曰重巽以申命謹案上下俱異申命號令也

禁蹠而去盜　周禮司刑罰憲禁蹠而去盜鄭元注扑撻也鄭司農云憲謂播其肆也

禁僞而除詐　周禮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禁僞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賓之者如物之情僞與實詐

謹原蠶　周禮馬質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傷馬

禁物靡　周禮司市云以正令禁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鄭注云物靡而均市均也

奇服怪民不入宮　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塞阱杜穫　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穫

禁令三

日北齊蘇瓊守清河每蠶月下縣絹度樣式違犯者數千家明年部內禁流民設禁僑人歸本

本冊府元龜曰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部內禁于犯者輒戮則設禁令于狐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許捕魚鼈　禁網烏雀　晉書荊州峴方二山澤中舊禁百姓捕魚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速攻墓銘曰君諱署河間人攻虔州刺史時節解放期福君立禁相賣買立禁止

班令他郡　刻誓鄉亭　冊府元龜曰秦彭守山陽詔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又曰王景爲廬江太守刻誓於鄉亭令民知常禁

條教父老伍長　訓敕令尉掾史　漢書黃霸守潁川爲條教置父老伍長班行民間諭以爲善防姦之意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敕屬縣令長丞尉毋以身試法又訓掾史功曹各自砥礪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鄭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

幾酒周禮萍氏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鄭注云使民節用酒也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夫人過市罰一幕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帝命夫過市罰一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

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樹桑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也

田不耕者出屋粟

又云空田者罰以三家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之殼

不耕者祭無盛

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注云凡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

又云凡庶民不畜者祭不牲也

不蠶者不帛

又云凡庶民不蠶者不帛注云凡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

不絿者不衰

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絿也

莫予莽蜂自求辛螫

毛詩小弁篇注云莽蜂螫人也此戒讒佞曰汝無敢製曳我者爲譎詐不信若蜂是自求辛毒也

雷鼓鼛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禮明堂振鐸於朝天子之教令也鄭注天子將發號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也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之法徇以木鐸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云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圭璧金章不粥于市

王制鄭注云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於善也

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王制鄭注云凡非時不中食也

不中數不粥于市

鄭注云凡以其不可用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禽獸麛

民而讀邦法布德和令　讀時令　月一遽令　驛馬　憲令　軍書　君之憲令

不得以地與　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讀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不得以屬通　春秋鄭伯使其弟櫟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之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議事以制　春秋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也　民不遷農不移　晏子春秋晏子對于齊侯曰在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左傳云楚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不墮山不崇藪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齋不謀夏夷不亂華　左傳云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

不粥于市　鄭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也　表裘不入公門　鄭注云表裘外衣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　鄭注云振潰爲袗單衣也葛之精曰絺麤曰綌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　王制注云又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王制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　不殺胎不殀夭　王制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注云重傷未成物也殀夭謹殺也少長曰夭胎懷也　謹關塞徑　月令孟冬謹關梁塞蹊徑注梁橋也蹊徑鳥獸道也　不與世子同名　禮記鄭注云則爲改也　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禮記注云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止也　無君者不二采　禮記鄭注端玄也　士不衣狐白　禮記注云狐白爲之少意也　知防　禮記注云君之防禁　知禁　示民知禁　讀邦法　禮懸教象之法于象魏屬

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始禍者死 又云趙穆涉竇以邯鄲叛司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午荀寅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語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越職即死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加衣於君上昭侯覺罪典衣以爲失其事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也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職而有功

無障谷 公羊傳何休注曰無障谷專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無貯粟 何注曰有侵其君之命爲用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所存者命 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爲人臣而

法令由一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定天下海內爲郡

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

禁弓弩 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曰良民自備而抵邪人挾之吏不能止弘詘伏之

條教初若煩碎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務節用殖財冬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禁署吏以富者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赦毋以富者謂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

火禁 詳寒食

王吉斬不舉子 王吉爲昌邑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士棘合理之云

禁山公娶婦 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祝之衆巫因娶百姓男女爲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爲神娶者娶令巫家女遂絕

鄭惲罪不舉子 惲字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子相沿率不舉惲重設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爲字

禁官禁 增 元龜曰陽球號令嚴明會大赦遷平原相出令曰前莅高唐志禁姦鄙今一變往愆期諸後效若受教之後仍政術部

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　謂予不信明如皎日　晉書王沉爲婺州刺史宣令所屬士庶能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苦者給穀五百斛若直指刺史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斛謂予不信明如皎日　不得階緣免役　又云庾亮鎮武昌令曰臨川郡並求修復學校可許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敎所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　丁寧款密　又云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敎令手書付守相必丁寧款密是以人皆感悅令下爭赴之　所下條敎甚有義理　又云殷仲堪領晉陵郡禁産子不舉及久喪不葬者所下條敎甚有義理　錢帛府元龜曰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秀之爲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杜民戶勸客船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民有向街開戶者杜塞之客船停于郭外屋居者勸爲聚落令行禁止稱爲良政

禁令四

增制　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僻王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厮養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敎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壅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

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增 勅 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頹靡庶政雕弊徵聲偏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朕方大變澆譎用清淄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爲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又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啬財爲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狥於奢是不誡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

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右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爲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爲甚刺史縣令所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碑 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絶之

判 唐姚齊悟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

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狥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

增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 周舊 魯初 傳採周之舊禮夫魯有初 馭害 起姦法制以馭有起姦 無更 能用 莊子典法無更左傳能用典矣 藏盟府 施邦國藏在盟府可覆視也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 儀文王 擇楚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為叔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率由舊章 謹爾侯度 增 舉舊章 式求令典 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臧而闕典咸備舊章悉舉德頒決綻補壞蕩瑕滌序聖上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民者 明練典故 增 損儀矩 孔帖曰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增損儀矩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憲宗時禮官號稱詳綜

典法二

原 慎五典 書慎徽五典 屏棄典刑 糾非訖於威惟訖於威成人 富 尚有典刑 雖無老尚有典刑 大夫相序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 考 制事典 趙宣子言為政也 三辟之興 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三代之法不起於時 司典之後 籍 天下公共 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法為法理具 增 規制遂定 孔帖云韋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創意歲餘獻曰吾更修七書而六纂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元駿復讐議云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簿書一

增 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鉤考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簿書 又曰大司馬大

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要謂簿書）　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　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貞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税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爲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十七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衆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緗國家幅幀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名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録後蘇轍亦仿其法爲皇祐會計録　文獻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又云贊冢宰受歲會終令羣吏致事注云歲盈文書來今上計也　**具文**　贊治　漢宣詔曰使臣歲盈文而已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辟名辟名者以官刑注辟多許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司書**　案牘　主財用簿書　**掌官契**　善辭案周禮五曰府掌官契

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爲齊相任刑法善爲辭案爲州內所則也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爲馮翊二百石卒吏領郡錢穀計簿書以公式令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條已上三日了一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五日了一百條已上四日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延年文致

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爲傅著文簿至密也言文案至密也吳志初孫策使無所譴問權臨時悅之及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辦更薄不用也

呂範闕白

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闕白不敢私許當時見望

簿領符牒

史部汰澤士類寡術不能獻

沉埋煩碎

孔帖曰韋蘇州高陵書情詩開卷不顧沉埋案牘間又曰溫彥博爲尚書蔡洸以考官奏薦以吏部條法總類爲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兵數役法

宋史曰歐陽修在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慶元二年吏書許及之言法令便更爲圖籍玉海曰慶元二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

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爲尚書定百官九品以吏部條法總類爲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七司

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爲尚書定百官九品以吏部條法總類爲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擁膝據案

魏氏春秋高柔爲刺姦令史晨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而去自是辭焉孔帖曰呂證哥舒翰箚度河西表度支判官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譚獨頹然據案鉤視委文墨紛消散沉迷簿領回回自昏亂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爲樂

自昏爲樂

劉楨詩曰職事煩塡孔帖曰王徽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爲姦徽始用墨又曰盧從愿爲吏部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粉無所遺

祿秩書

孔帖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搜而尋之無不適當

人材簿

玉海曰絡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祿秩新書共五十八卷又曰三十二年上謂大臣

遵慶强敏　苗晉卿練達

又曰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書　上踵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玉海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簿書三

原　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興爲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不改　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舉書多張文簿　計簿也　對簿　謂獄訟文簿也　校簿　諸葛亮謝之

增　夜省文書　吳志云滕胤晝理文書夜閒省文書　牒訴倥傯　孔稚圭北山移文云鼓扑喧囂煩其慮牒訴倥傯

亮常自校簿楊顒直入諫曰爲理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肩爲太常白日接賓客夜閒省文書

傯擾　不署擔牒　孔帖曰其懷　考功員外郎王徽托手弱卒不肯署

簡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

詔獎丁　謂玉海云丁謂上

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祕閣凡六卷一

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簿書

填委　蘇軾詩云簿書填委入充堂　造貢籍成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良造貢籍成上之

簿書四

增　判　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彝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枌榆暫別蓬篠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狥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

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增 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鉤考辟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為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及財物也要謂其簿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玉海曰衞宏漢舊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師古曰計簿歛謾 又曰司馬談爲太史公 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焉郡國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絶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於都內爲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爲兩狀以二月聞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名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奬之仍付祕閣特前爲三司使奏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縣絲鞣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榷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

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奬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爲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

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辟名　經費謂文簿不實也　**聽出入　考財用**周禮小宰經常也以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九貢致邦用九曰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月計曰要歲計曰會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考其治不　嚴助奉計最**漢書

張蒼遷計相嚴助為計相注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稽考也周禮曰宮正月終會其稍食歲終會行事　**掌皮　與杂**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棗庖人掌皮典絲典杂歲終則會　**歲杪　月稽**禮記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管子曰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　**比要　簡稽**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授邦國之比要注要謂其簿下詳第一條　**晏子**　**王稽**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年明上計　玉海曰泰昭王拜王稽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會入出　計中否**周禮曰大府歲終會貨賄入出上詳第一條　**考治成　會政事**周禮曰鄉大夫三歲大計其占人歲終又曰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會盈虧**玉海曰皇祐二年歲終令六鄉之吏會政致事命學士承旨王堯臣都知王守恩右司諫陳升之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會其盈虧以聞　**較出入　願復置　宜復修**玉海曰嘉祐馬光言民既困而倉廩府庫又虛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用之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　**能欺上府　自稱太守**

玉海曰貢禹言武帝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蜀寇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

趙壹獨揖　裴譚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北地人也初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壹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裴譚拜河東鹽鐵使入權酤到歲出納幾何譚不對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以今財賦所入多于景德其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上之

互相關鍵　總爲揭貼

陸贄奏議曰唐制總入計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上納貨財太府收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姦欺玉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不敵言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賦入分隸于戶部之五司支用悉經度支臣置爲都籍會計之名總爲揭貼請付本曹自兹歲易之

元封至泰山

太初祠后土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又曰太初元年祠后土還受計于甘泉注受郡國所上計簿

面奏

唐書曰崔仁師遷度支郎中口陳移用費數千萬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太宗奇之又曰王彥威開成初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自典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爲出軍國所用隨色占費終歲無毫釐差因上占額圖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玉海曰大觀中河北漕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可見又曰宣和七年河北根本錄具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可見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禩奏漕司以計度經費爲職臣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郡縣從之漕司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錄頒之諸侯江南會計功命曰會稽會計也

要會三

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

原考成

周禮以參互考日成

受會 周禮宮聯以會邦治宰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

周禮司會 聽其會計 會財會算也

聽其會計 周禮云天官司會掌典法則以式法贰聽其會計 贊會 日入月入又云酒正日入其成月入贊會事 唯王不會 玉海云天官言歲終則會者十一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王及后之飲酒服王之裘與皮事不會

歲終會政 又云州長黨正族師遂大夫鄙師歲終會政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終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會計其政 又云舍人歲終會計其政 盟書 又云典路鄭注云漢朝上書司寇盟其貳藏之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入會 典路

歲會統月要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屬也旬終正日成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

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歲會以統月要月要以統日成 總

綱舉目張 又云尊者總其綱甲者舉其目 原

質成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齊戒受其成質于三官三官以百官之質質于百官百官各以其事制國用注成計會要也質平也成質于天子然後成歲事也平其計也歲事歲計也歲計一歲之用 質

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不以時舉之要 原

不從中覆 漢書云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 不以時舉

集課録 急就篇云顏川臨淮集課録注詳前 計

文不改 玉海云石慶元封四年上報曰間者河水滔溢流民愈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今文不改唯吏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今文不改 計帳戶籍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

三月四時 又云比部京師倉庫三月一比諸司諸使京都四時會于尚書省 錢帛

芻糧（玉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芻糧之數）與兵及天下賦入（又云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言願詔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焉）

官吏

考中外帳籍（又云元豐官制行臺其事歸比部參掌鉤考中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蘇轍元祐會稽錄敘云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之積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須恢復後（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爲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爲此錄緣取民太重色目多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摠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爲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鎮其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儻心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敎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德化二

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爲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之皆懷慙息訟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撝明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知足　用情

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敎節則人知足以俗敎安則民不偷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格心　捉耳書格其非心劉矩字叔方爲禁丘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矩捉耳告之以忿悉可忍縣官不可入　和解　諦思吳祐爲膠東相有訟者親身到閭里和解之民化其德自後爭訟省息有訟者爲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風動　杜畿字伯侯爲河東守論語草上之風必偃　不變　晉效書民用丕變矣民晉效　答訟主　寢訟　上田叔爲魯相初到答之曰主非爾主邪主貞長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憺歎曰居下訟上敝道也上雖不君下不可失禮寢而不問廣漢忠其俗明黨乃搆多讐怨及韓延壽爲潁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名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謠俗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爲便可施行仇覽一

名香字季智爲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敎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敷五敎　設四誡

書敬敷五敎在寬　秦懿伯爲山陽守以禮敎人爲設四誡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敎化者擢爲鄉三老也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竇爲揄次令爲政有德風集其境王隱晉書應璩爲南平守郡人歌之云

蒲鞭相恥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爲南陽守愛民如子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東觀漢紀寇恂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恂令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劉成都令賑貧弱相獨乞留者數千人

子皐爲緣

唐尊赭衣

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以赭汚其衣莽悅封乎化侯

庳車悉高　儕物皆棄

史孫叔敖爲相王以庳車不使馬欲下令彼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閭里使高棡乘車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敎而化也

頗川人感延壽化賣偶車馬下里爲物名皆棄之市道

化民成俗　敬敎勸學

化民成俗韓延壽爲潁川守賊不入境車駕南巡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延壽曰是成都令賑貧弱強憚和嚴法說劉由學衛文公以田相移敎化不行遂閉閤思過

閉閤思過

以田相移敎化不行遂閉閤思過訟田者髡鉗謝罪

學者比鄒魯　諸生執俎豆

學者比鄒魯諸生執俎豆化蜀爲九眞守詳太守爲敎人讀書學者比於鄒魯韓延壽爲潁川人家嫁娶喪祭使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人行禮

導以德齊以禮　性相近習相遠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言人同也但習異漸積而相去遠

黿羔豚不飾賈　銷金石

黿羔豚不飾賈路不拾遺

不累日

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敎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驾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木石之類哉期年而
變臣弘尚竊遲之也 風
實獄訟止息新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
務農 增衰衣儒服孔叢衰而
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
甫衰衣惠我無私 冊府元龜曰于邠為巴州刺史時
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
數千百人來圍州城邠遣使
說諭示以善惡山盜感邠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
因皆降之 示無疑阻 明其教令 冊府元龜曰唐田留安
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
黑闥之亂也山東豪猾多
懷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
事者無問疎遠皆至臥內由是人情遂固 又曰令狐
楚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
穆弘以重法繩之莫革其
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
化 泣竇苑詳注曰陸象先為劒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
馬韋抱貞諫曰民慢且
無畏矣荅曰政在治之而已

何必刑法以樹威乎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彰義節度
招撫等使既平淮揚以蔡
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
其心未安度笑而荅曰元
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
不感泣 先驅以歸 中
道而逃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
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為紀綱之僕士
卒不願去屯于境上楚聞
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
用之先驅以歸 又曰陽
人法為理一不以簿書介
遺判官崔某往案之崔承
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為會
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
吏皆孝友 冊府元龜曰呂
土橋之間皆氏羌俗剽掠行旅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
自是人不帶 劒道不拾遺 縱之見母
悉令歸家 元膺為蘄州刺
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獄
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
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後

至者又曰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歸家耕種至時名囚悉還縣獄臨由是知名

不取小魚果格猛獸南淮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

晉書

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冊府元龜曰唐元德秀爲魯山令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願殺猛獸以自贖德秀破械出之翌日果格猛獸而還

始相慈愛咸自款服

晉書

經濟類編曰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辛公義

道不拾遺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 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 及於寬政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敭

惠在愛民家語子游問孔子 施道教民上下和洽史記孫叔敖

爲鄴令瀉鹵生稻粱也 鄴有聖令爲史公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

漢刑法志 民有訟者移病思過漢書韓延壽爲東郡三年 子產治單父民不忍欺史記 風俗移人

郡民不忍欺漢書韓延壽 吏民向化漢書黃霸爲潁川守 延壽守東

囚漢書黃霸爲潁川守治獄八年 罪無重

益部者舊傳 田者讓畔漢書黃霸爲潁川守 遺錦詣吏

因其迹黃霸代韓延壽爲潁川守其迹而大理 天下無冤民

舊漢書于定國爲廷尉 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漢書魏相爲河南太守人

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漢書蓋寬饒溝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罪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不言而治漢書原涉爲谷口令不言而治 德者化所由興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漸者至於賞刑罰之惠者至於誅

撫以恩信皆畏而愛之 王政化之爲貴又說苑詳論政

口無惡言漢書卓茂遷密令 伏其化卓茂字子康爲密令後漢魏霸守鉅鹿以人遺吏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人之物情也不當彊耳人服其化 爲政寬恕後漢劉昆爲政簡樸寬恕爲政 仁化後漢劉昆大行 遣徒斂親果還入獄

後漢鍾離意傳意爲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感母言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遣徒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傳虞爲細陽令每一年伏臘輒遣徒歸家　小人知恥蔡邕胡伯始碑文云　狗吠不驚華嶠後漢書岑熙爲東郡太守　我有杞棘岑君伐之我有蜂蜚君遏之後漢吳祐爲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移安丘遣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屬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生男名駱會稽典錄駱駿　以江爲字江德生子以江爲字　吏有相訴閉閣自責吳祐　休囚於家蒙陳留風俗傳云蒙焦爲小黃令　放囚歸家臨淄令放

儀曰四行敦厚質撲遜讓節儉也　一郡慕化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守　老少攀車東觀漢記第五倫爲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華陽國志嚴遵爲揚州牧遷去吏民塞路攀轅　老弱號哭後漢侯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　五夷號哭書鍾離意傳云嵩遷漢陽守吏民五夷男女號哭　百姓揮涕陳留風俗傳　王侯泣涕後漢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　篤義多恩典略云趙喜爲平原守百姓爲作歌　賴遇賢令彭子陽謝承後漢書海賊欲向種作民歌云　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蕪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爲漁陽太守敎後漢記張范爲蜀郡守　巷路歌來晚後

賈琮傳曰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琉璃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賈彪補新安長養子數千

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請罪

兄弟感悔 許荊爲桂陽守兄弟爭財荊乃對之歎曰教化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感悔求受不行罪在太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

姦吏復職 高柔字文惠爲管城長姦吏聞名引去名令復職

恩化 劉馥爲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 魏志桓階爲趙郡太守

民服德 化宿惡奔逆吳錄王鐔曲阿人爲武城長

以孟爲字 吳志孟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云王鐔字

世容爲武城長人歌云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生

爲立祠 晉書荀勗爲安陽令百姓愛之又云鄭豕廣平守市無二賈

王隱晉書甘卓爲相州刺史以正云

以仁爲首以惠爲先 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之歌曰後世無叛由杜公

劉梁碑云君還桂陽太守班序

海沂之康 又曰王祥爲徐州刺史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者老中坐 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者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流涕 又曰應詹爲南平太守時武陵溪蠻名蠻酋破銅券與盟

破銅券與盟 又曰應詹爲南平太守時武陵溪蠻名蠻酋破銅券與盟

乳我 梁書始興王憺爲安西將軍還

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前兄後弟 又曰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 北史北齊鄭道昭爲兗州刺史子述祖又爲之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教同

案得百姓清德

頌又曰張晏之行北徐惟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罷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曲堤羣盜屏跡 又曰宋世良爲淸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舊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世良至盜奔他境謠曰後周崔謙爲濟北太守公田多沃而已人頌崔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易田改鞭 又曰後周崔謙爲濟北太守公田多沃壤謙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示耻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罷漁獵郤丁庸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人頌崔府君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淸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淸鄉公上下正直

樊安不殺非時草 唐書顏游秦爲兗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强暴游秦至郡敬讓定

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米粟賤追李峴 又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出爲長沙郡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德化四

碑 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曰擢知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稱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